



项羽与文化

□ 郑峰

坐在冬日的书桌前，翻看着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一篇《项羽本纪》在华夏民族文明史上，塑造出了一位彪炳史册的英雄“楚霸王”。

大家可能诧异，一位少时不读书，曾说过“书，足以记姓名而已”的人，怎么又与文化有瓜葛呢？

项羽当年的对手是刘邦。刘战胜众敌，取得了统治权，成为大汉王朝的创建者，是一位历史中成功的英雄。被刘邦击败自刎的项羽，虽有“万夫不当之勇”，最终全军覆没，成了一位失败的英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他们两人都写为“本纪”，而在整部《史记》中，给未成帝者立“本纪”的只有项羽一人，可见他在太史公心中的地位。

项羽的文化贡献还在于，在中国人常用的成语中，因项羽而生成的就有一百多个。如：破釜沉舟、取而代之、一决雌雄、所向

披靡、拔山扛鼎、分我杯羹、沐猴而冠、锦衣夜行、霸王别姬……他在人世才活了31岁，政治、军事生涯也仅有5年，世人多欣赏他的盖世武功，而忽略了他对后人的文化贡献。

自汉之后，史家、小说、戏剧、诗人、画家、民间故事等，项羽几乎都成了言之不尽，描述不竭的话题，大多数人都熟悉的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即是其中的代表。

汉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，足足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。

项羽的形象和道德文化，体现了平民价值和生命旨趣，人们喜欢他的勇敢、刚烈、纯朴真实、义气率真。他在“鸿门宴”中因义气和胆量，放走了刘邦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丧失了称霸良机，铸成千古之恨，也成就了他多棱

角的性格，满足了人们多方位的思考。

他杀人如麻，却爱得缠绵，在身陷重围，生死存亡之际，八尺男儿却儿女情长，还与爱妾虞姬弹剑而歌，创下了千古悲剧。临终，他还填了一首歌词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。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时至今日，仍然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。

由于他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又是艺术境界中的人物，集矛盾性、冲突性、故事性于一身，其形象又壮如山，声如雷，貌似天神，成为民间艺术创作的原型。全国各地，“项王祠”“项王庙”多不胜数。民间百姓将他封为“神灵”，建庙供奉，以保佑平安幸福。

历代文人对他多有点评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的最为动人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

嚼吞人生

□ 郭华悦

吃东西有两种姿态：嚼与吞。

嚼，细嚼慢咽。食物到了嘴里，细细嚼，慢慢品，直至美味殆尽，才恋恋不舍，顺喉而下，咽进肚子里。嚼得细，咽得慢，从嚼到咽，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吞，是另一种姿态。于吃相而言，显然不太雅观。细细嚼，不够美吗？为何要以吞这么难看的吃相，来处理眼前的食物？显然，眼前的食物非自己所喜，甚至是厌恶的，因而得用囫圇吞枣这种快速的方式，尽量缩短与食物接触的时间。

两种吃相，同是吃，蕴含之意却截然不同。嚼，慢品；吞，却

多是略过。

人与人之间，亦是如此。人的一生中，总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。有的人，值得细细“嚼”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去品味。又或者，很多人都习惯戴着面具，内里的世界与表象不见得一样，若是没有耐心细品，恐怕不易识别。

也有的人，只适合囫圇“吞下”。总会有些人，像一份难以下咽的食物，突然就出现在人生的饭桌上。不喜欢，却又不得不吃下，怎么办？大口吞下，将不喜欢的味道，尽快逐出味蕾。

终日喊着孤单的人，大多是弄错了吃相。芸芸众生，数不胜数，就没有一个人能走进自己的心里？多半是将该“吞下”的人，

细细品味，反倒品出了酒气财气等一嘴的怪味；而那些本该细品的人，却一口“吞下”，无心细品，遗憾错过。这样的生活怎会如意？

生活本就是苦甜相杂，可在不同的味蕾上，却是不同的味道，关键在于怎么在甜苦之间嚼嚼自如。

人生苦与乐，实则如此。苦乐人人都有，不同的是处理的方式，该吞还是该嚼？有的人，终日嚼着那点苦头，吞不下，结果，日子处处都是苦味；有的人，其实就那么一点点甜，却懂得将甜味放大、细嚼，将苦味快快吞下，生活自然处处都是快乐。

一季谷事

□ 肖胜林

“五谷杂粮，谷子为首。”村里人多种谷。谷子上碾去皮，即为小米。食小米，可开肠胃、补虚损、益丹田。村中长者，依旧有拿小米做黄酒的。黄酒绵甜、醇和，冬日里热饮，祛寒暖身。

谷雨节气里，下了一场透雨，正适合种谷。村前有我家四亩田，雇了村里有马的长者播种了谷子。谷子播种完，需要耩地。耩地，就是推一辆独轮车，车上压半袋土，沿着地垄一垄垄把土儿压实了，把谷种密封在湿的土壤里。

那天，是春日里的艳阳天。土松软，我推着独轮车在地里走，汗水恣意地在脸上流。早上干起，到夕阳西下方完。我没吃中午饭——太阳晒着，春风吹着，地干得快，谷子见了干土，是不发芽的，得抢时间。

隔了三五天，我远远地看见畦垄里有点点绿色，便生了欢喜心。近了，蹲下来，闻着土壤的

清香，看那小苗儿娇娇弱弱，仿佛风起就会被吹走的样子，又有些爱怜。

至立夏，地里已经是绿意盎然，得锄地了。其实这时节地里是少有草的，锄谷，是为了把谷苗儿用土栽培一下。到盛夏，谷子长高了，栽培过的谷子，可抗风，不易倒伏。

很长的一段日子，我弓腰在谷子地里。往往，锄三垄五垄，便腰疼腿酸。把锄横放地里，坐锄杆上，稍做歇息。也会看看红的晚霞，看倦鸟归林，看田地里的谷苗拔节长高。周围安静，心也安静。

一锄一锄的，把天就锄晚了。水里青蛙叫起来，天上有了一弯新月、三五颗星星。于是，“带月荷锄归”。

地锄完，得间苗，这于我是最苦的营生。间苗需要蹲下来，我身体重，不能蹲久，又不得不久蹲。

“六月六，看谷秀”，进了阴历六月，谷子秀穗了。

鸟雀们也来了，它们是成群结队来的，毫不客气地啄食着还未成熟的谷粒。于是，我开始了和鸟雀旷日持久的战斗。先是扎三两假人儿在地里，背上插上小红旗，看上去威武。可这威武抵挡不住谷粒的诱惑，鸟雀叽叽喳喳在天空逡巡，不过大半天，依旧落到谷子上。

有点空闲，我便蹲守在谷地边，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。忍着蚊虫叮咬，只等鸟雀来时，嘴里嗷嗷有声，挥动竹竿，驱赶鸟雀。

七月末，金黄的谷穗弯到绿绿的叶子里，得收割了。一穗一穗，拿镰收割，谷穗装进袋子里，扛出地，装上车。天不好，预报说要有连阴雨，一家人早起晚归，忙了两天，安稳地把谷子收上来了。

初冬，小雪，晚上熬一锅小米汤。小火慢熬，米香满屋。在氤氲的米香里，慢慢地回想这一季的谷事，感叹有付出才有收获，也更加领悟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真谛。

又见雪花

□ 李易农

雪花年年见，今年犹不同。

作为北方人，对于雪可谓司空见惯。每年冬天，也总有几场雪来点缀我们平淡的生活。所有的寒冷，都会随着雪花的到访而变得温暖，让人为之心动。

雪花是温暖的，这也真应了那句“下雪不冷”的俗话。小的时候，我对这句话总是不能理解，天冷才下雪，竟说下雪不冷？后来才知道，因为下雪时，雪花是在释放热量，所以大雪纷飞时，并不会感觉冷得可怕。

现在想来，童年的雪花是带着温度的。那时的我们，冬天不甘心被禁锢于室内，觉得围着火炉是一件无聊的事。于是我们走出家门，顶着寒风来到村子的谷场上疯玩。风呼呼地吹着，我们的脸蛋和手，因为没有什么保护，很快被冻得红通通的。天空阴沉，有要下雪的迹象了，我们就欢呼起来：“要下雪了，要下雪了……”欢呼声如同小鸟在上空飞翔。那雪也往往是在夜幕时分才开始悠悠悠悠地落下来。我们都期待着第二天，地面上能铺上厚厚的一层。所以，梦里也多了几分期盼。

第二天，一觉醒来，迫不及待地趴在窗台上瞅。啊，满目的白色，白得亮堂，白得耀眼，让人心花怒放。村里的小伙伴们彼此之间心有灵犀，不约而同来到村边，进行疯狂的雪中游戏。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可谓花样百出，妙趣横生。这其中，我们最喜欢滑雪了。

在村里坡度稍大的路上，我们把路旁的雪都堆到路面上来，然后采用各种姿势滑雪。有胆大的，就站着滑，边滑边展开手臂，像在飞翔；有胆小的，就蹲下来，用手撑着地面，如同鸭子一般；还有的干脆坐下来，被人一推，就向前飞去，虽然很平稳，但滑动距离不够远，也觉得不够过瘾。但女孩子喜欢这样的滑动姿势，她们尖叫着，娇滴滴的样子，让我们男生取笑。不论是谁，在这样的滑雪过程中，倘若被碰到了，都不允许哭和生气，反而哈哈笑着，好不快活。

因为我们把这一段路溜得明光光，所以这条路也让夜行者吃了不少苦头。一天夜里，邻村有人要到我村代销点买东西。回家时，在这一路段上，尽管十分小心防备，但还是脚下一滑摔了个“嘴啃雪”，嘴里

含的一块糖也掉了出来，疼得人家“哎呀哎呀”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临走时，又觉得刚买的糖块丢了可惜，就摸黑去找，可最终也没找到。这一幕被村里人看到，遂将此事作为饭后谈资传开了。于是村里人都说：“哈，那群娃子们把路溜得那么滑……”我们这些小顽童们，听后无不得意地仰天大笑，觉得自己干了件了不起的事。

那时候，生活是清贫的，没有什么可供玩乐的项目，在冬天下雪时，雪花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玩伴。说来也奇怪，只要和雪花一起，手里捧着雪球不觉得冷，脚上穿着单薄的鞋子也不觉得凉，甚至有雪融化，裤腿湿漉漉的又结了冰，我们也毫不在意……这样的雪天，无疑是快乐的、是幸福的，哪怕为此遭受了打骂，第二天照样乐此不疲，以至于让大人骂我们“不长记性”。

雪花陪伴着我们成长，把单调的生活过成了一首歌，把寒冷的冬季，温暖成一把火。

年龄在增长，我对于雪花的热情丝毫不减。总觉得，没有了雪花的冬天，不叫冬天，没有雪花，冬天就缺少了灵魂。有了雪，就有了众多可以放松自己的理由：上班不用再骑车，可以走着去，咯吱咯吱的踩踏声，听着无比舒心和清脆；可以放下平日揣着揣着的体面，用手捧着雪，攥在手心，任它一点点融化，偶尔伸出舌尖尝一尝雪，会觉得它清冽中又有点丝丝的甜……

雪花是甜的，这看似谎言但其中隐藏的爱意又有谁能知？又有谁能体会？

又见雪花飞。在我们看到雪花而欣喜时，你会发现大地还是原来的大地，只是路早已不是原来的路了。它们被替代被更换被覆盖，被一切新的言行所回避。所以，在雪花接触路面时，倏地一声就不见了……

走在飞雪中，脚下并无积雪，心里多少有点失落。我想这雪之所以不愿意铺满我们记忆中的路面，也许是因为一年未见我们，有点害羞吧，否则又怎会让我们如此痴痴地盼呢？